

人若其賊至策應救援等事令備邊司為公事行移何如○諫
院啓曰金羅右水使閔應瑞前於羅州海島與荒唐唐船接戰時
非但不能相機應敵先自畏却顛仆舟中蒼黃失措以致人多
死傷兵敗北走至使唐人拊臂笑侮失誤軍機罪犯非輕請速
拿推閔應瑞失誤軍機之事現在於啓本兵曹以啓時用情回
護亦不請罪至為非矣請推上護軍方好義承築城之命所
當直到加德天城兩鎮監督築城而初到熊川捨其所事遍歷
他境已為非矣又與監司兵水使同議處置皆非其任其餘開
錄啓達亦有妨事體此皆誇功衒能所使至為非矣請推近來
慶尚道凶荒極矣使命往來之弊朝廷非不知之但體察使之
行在所不得已左贊成李芑承命往來所當上體朝廷之意務
從簡約以除一道之弊而供億奔走州郡騷然人馬踏損禾稼
無餘公私俱困貽弊莫甚至於委任之事亦不經意殊失委遣
重臣之意請推考答曰皆如啓兵曹則務劇行公推考可也○
乙丑 御朝講 上曰南方新絕倭奴又築加德朝廷皆以為

頌遣重臣云故特遣李芑巡察南方予意監司兵水使同議處
直亦可大臣往來雖務從簡約其下人所為豈一一檢舉乎然
姑從廷議遣之今體察使李芑及築城使方好義並以不謹往還被
推觀其處置亦別無經略之事初既遣之又從而推之於事體
似異但有所失云故業已命推予意以為當初不遣則已其巡
察往來之弊安得不然正言趙光玉曰自 上特遣重臣于外
方則為體察使者所當體朝廷之意一行之事別務簡約而今
聞劇為擾亂先聲吓到懼其踏損先刈未熟之禾不徒一道騷
然又留熊川將為棄邑云其往來之失極矣故議啓請推常時
奉 命無過於赴京然竣事而還亦不見迎勞之事今者體察
築城等事所失如此而禮官啓請迎勞云禮官豈無所見聞而
乃請行無前例之事乎然亦誤矣 上曰使臣迎勞之禮古所
未聞問之禮曹判書亦以為無前例云然重臣往還外方設宴以
慰亦為非妨之事故從之但赴京使臣及巡邊使近來亦累次
往還而不見如此之禮雖自今日始亦當既令推之又命賜宴

事體如何領事洪彥弼曰既

命推之不可賜宴光王曰孝行

卓異之人或命賞職或命給加其於孝理至爲美矣然自

上

必須躬行表率盡其爲道使觀瞻感化可也

宗廟親祭久廢

不行至爲未安必以累次不寧故然也頃者文廟酌獻禮既已

定日而以不重之故旋廢不爲聚多士於闕庭狹窄之地至於

死傷踰籍此雖臣僚不職之故自

上豈不驚愕而追悔

上

曰朔望則已太廟四享猶可親祭而隆寒極熱則不能爲也幸

有可爲之時又必有故久廢不行心甚未安文廟酌獻禮當於

某時爲之但爲庭試既未遠而若預定日期則外方多士至集

當臨時斟酌也彥弼曰自

上緣故有無不可論而近者別試

庭試頻數今若幸學則必試儒生之才切不可爲也開春後爲

之至當大司憲鄭順朋曰近者國家邊備等事固非偶然措置

但朝廷潛有重大之憂而上下皆務姑息掩護而不言近則似

乎無事然中間醞釀則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每欲啓達而不

可泛然啓之故未果前者具壽聃於經筵只啓其大槩亦不能

詳大小尹之說其發已久漸為標的指某宰相為某尹之黨歧
大小為二逕安有如此之事宰相等雖不入於其黨者亦皆疑
懼指其為黨者咸謀自免人或往見尹任則指為大尹之黨見
尹元衡者指為小尹之黨大小疑阻不能相訪至有欲移家移
居者

時戶曹判書尹任之隣嘗欲賣家故云

林百齡居

朝廷相疑至於如此其中有被

憲被

駭者人輒曰此某黨故如此云

指左

參贊黃

此非細微之事然

防之無計宰相亦多有憂者而不知何以為之以臣之計言之
譬如昏夜之中狗見木影而吠人疑其孰為盜賊迫而察之竟
亦無有昔有飲酒者身掛壁之弓落影盃中以為蛇也惡而生
病乃察其為弓始釋然無病今之事正如此也所謂大尹之黨
者扶護東宮云小尹之黨者有心於大君云上有主上而私
扶護東宮者邪謫之謀無狀小人若有心於大君則悖逆之狀
口不可道自古人臣結黨欺君則有之安有私相附託作為如
此之事乎必有奸人如鬼如蜮謀欲疑亂朝廷爾凡造為是說
者以東宮無繼嗣故然也東宮早晚有嗣則宗社臣民之福

而不幸無嗣東宮亦當為宗社萬世之計以大君不多只有
一人兄弟之間少無疑阻豈有他意此無理之事臣意自上
快示內外以大公至正之道幸甚尹任尹元衡皆以至親居宰
相之位其為國之心夫豈偶然若使二人絕無猜嫌懽然相得
則彼邪說將如蜉蝣遇陰而出見陽明則即消磨也此事人雖
不敢開口自上豈不知之方今士大夫至於相訪亦疑慮而
不敢安有如此之事上曰前者具壽驊略言大小尹之事今
又聞之此必有邪議疑亂朝廷朝廷疑亂則事關宗社朝廷
宜快示而攻破然後邪說乃止此事甚為驚愕彥弼曰臣聞之
已久然不敢開口順朋之言深為有理豈以偶然之心而啓之
耶臣聞之雖久若推問其根則徒擾亂朝廷爾自上能鎮之
而朝廷有道則彼邪說不足動矣故臣亦掩耳而過焉人孰無
親戚朋友雖在亂國亦相訪問而今則互相疑阻而不敢問安
有如此之事乎上曰小人害君子必指為朋黨而一網打盡
至為可慮彥弼曰自上知其奸偽而防之在下皆務鎮靜則

彼何言哉是以聞之已久而未曾開口知事成世昌曰滿朝之人誰不聞此言亦不知根從何處浮言雖動有識見者疇敢疑乎萬無如此之事如今君子滿朝朝廷堂堂何足畏此哉大抵浮浪不根之語鎮之在乎宰相今上自三公下至六卿亦皆可倚之人誰有信之者此語初果喧說已而頓靜今復如是須加鎮定焉順朋所啓之意不過自 上預燭奸謀以示大公至正之道絕偏係之私則彼讒言者將見覘自消而朝廷泰和豈足為害乎順朋曰自下固不敢問其言根其言亦不足聽然朝臣之指為其黨者日積疑懼豈是美事世昌曰伏見古事君子與君子同類常為國忘私故君子多在朝廷之時則如此之事顧無可疑然君子無心而小人日漸投隙必遂其欲一君子退而衆君子退一小人進而衆小人進君子小人之進退自上能察則善矣順朋曰此雖邪說然下人不恃 上有大公至正之道致此說也固當洞然快示內外下人也自 上雖曰不信內外下人豈盡無疑 上曰尹任尹元衡名雖至親其朋伴而

為之事予何能知果為驚愕光王曰邪說之發已久具壽聃亦欲
使上預知而啓也小人情狀有同鬼蜮投間抵隙無所不至
自^上若大公至正於東宮大君之間絕無偏係之念則彼讒
者亦曰自^上如此吾術不可售矣而當自息矣彥弼亦曰聞
之已久而不敢啓達云大臣若聞之已久則當早啓而鎮定豈
待順朋而後言耶彥弼曰光王之言是矣然臣雖無狀以大臣
而先發則恐朝廷擾亂爾^上曰有形之事則大臣當啓矣無
形之事推之似難上下自然鎮定可也彥弼曰臣亦有罪然讒
言遇明則止言根自^上必知之矣今入侍之臣率皆同志之
士吾輩若在則彼何為哉但小人巧於抵隙斯言未殄甚為不
可自^上須推其言根而鎮靜為當^上曰攻破乃可小人聚
黨則為患甚大彥弼曰如臣劣下忝在相位務欲戮力安靜然
民之訛言不能知之自^上鎮定則善矣順朋曰祭享之有飲
福禮也如朔望則已大祭則固當飲福而今不為之古者雖名
山大川祭皆為飲福故奉常寺酒味亦美今則祭官例於祭後

務欲速罷不為飲福非但禮廢不講酒味亦無檢舉之方臣被
罪還朝後往歲差先蠶祭令設飲福之禮奉常寺奴子等無有
知其節次者此禮之廢久矣上曰徃時果有飲福之禮近不
為之此禮曹所當察也○傳于政院曰經筵大司憲啓以為一
應祭後宜有飲福而近廢不為云何以不為乎以啓意言于禮
曹且有議事政府專數六卿判尹命召可也俄而又傳曰今日
所議事不少兩司長官弘文館長官並命召許垞推案有相考
之事令禁府持來可也○傳曰巡邊築城等使慰宴事左相亦
以為今既命推不可賜宴云論議如此其勿賜宴又傳曰今日
所議之事甚大故侍從長官亦令隨祭而適在外以其亞官隨
祭似異其令勿祭○左議政洪彦弼右議政尹仁鏡右贊成成
世昌左贊成權撥右贊成許磁兵曹判書丁至亨工曹判書柳
仁淑刑曹判書尚震禮曹判書任權吏曹判書申光漢戶曹判
書林百齡大司憲鄭順明大司諫林億齡承召詣賓廳上下
議曰今經筵聞大司憲之言此非尋常之事亦非但知悉而